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
日以俱來（日謂明日）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及
　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内肝腎心肺所以能外爲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爲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

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
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舉物極以祛近
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
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

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視聽言貌趣步俯仰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眞哉偃師之造信乎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亦奚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弇山者日入之所越崑崙而不至弇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功同造化頷其頤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為實人也曾不知其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盧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殭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爲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推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其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行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瞀

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於中也殆矣夫蓋謂其内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氂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歩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彀而學之者亦必志於彀豈非力分之内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爲之主接於物則目爲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慴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棘睫之蝨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故能彀燕弧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迨其久既盡穿楊之巧乃學射

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爲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况夫體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箕裘者皆須柔屈矯揉而後成器為弓冶
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
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
冶之具也老子以為橐籥今之鞴袋也彼
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鞴非弓冶而弓
冶必資之也
後先觀吾趣趨也 行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
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
○僅可容足段得女脚計步而置
○

踈槃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最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

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

輿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已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刃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覩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駔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具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所以喻習也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

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爲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内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依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廻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爲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

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

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與輪之外無餘徹焉跡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道舉平與陂道通爲一奚往而不暇哉道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黒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害怨而夭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

○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

過（黠伏空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

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

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

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

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
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
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
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

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燿承影者處陰而不移宵練晦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不有經物而不覺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爲其有形之質也故晝見影焉爲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

焉道以無為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圓於有
者為下故三劍含光為上承影次之宵練
為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
不以斬決為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
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

豈在於擊鬭為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為
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
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為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卵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邪章則道
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卵請劒於衛孔周焉夫有千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宜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劒於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卵之醉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爲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劒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盧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辭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劒雖鐵

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纑非紵非麻布名與中國等大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爲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

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爲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爲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爲無哉

范曰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爲無是物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四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五　傷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張曰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攝養窮達係於知力此惑於天理也。盧曰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恃命而不力求者欲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害也・故知力有智愚命有窮達得喪之差莫相爲對不素其心所以立命・范曰古人有常言曰莫知所致而至者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未形有分且然无間固豈力之所能制哉惟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

○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
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
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
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
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
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
呼覽者可不察哉

盧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
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
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

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為其不敢迕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遏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違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荒日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夭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迂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孰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

○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予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可見矣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顔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

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逐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逐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

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累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怛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

違相異北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孰覺之乎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違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北宮子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傳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辟而闢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之色閱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顧人之文繡也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豈固以惡衣爲恥哉飽於內者不顧人之膏粱也進其羹菽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爲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爲也雖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矣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雖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務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觀雀蚊蝄虻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之素哉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齊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
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
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誅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
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
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
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為貪謀事
窮困而不以為愚仕而三逐不以之為不
肖戰而三北不以之為怯幽囚受辱不以

爲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哉是則莫之爲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虛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也潔廉善士也言曰清已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欲以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舉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

不能終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

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矣不如己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旣以與人已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

功

勿已則隰朋可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爲厚不薦則爲薄此皆力也桓公旣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豈言其善與人交不可跂及其爲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

○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跂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用也鮑叔擧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

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
己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
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
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
下為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
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
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
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
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

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為公惟王則可以為王若鮑叔之為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隰朋為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過者亦命也

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産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産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

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娛

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

然交復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

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

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

至者也

天禍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
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
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爲天福也
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
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爲
天福也如鉏麑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
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
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
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
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爲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
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注四]非物非我皆命也[十四]智之所無
柰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
我豈智之所如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

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

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者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眞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爲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盧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窮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蕩而難名妙體無體故窮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乎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其有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窮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窮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把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手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積術也平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擾勿攖有以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至命者疇克爾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五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六　　德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不解楊朱歌肯謂與己同也

盧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
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過
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
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

卷五

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
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
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

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闗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朞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

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
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
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

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
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
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醫能已此有疾而
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

疾勿藥有喜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皆述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爲之謁三醫焉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醫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

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
至此故季梁以是為神醫也古之人有疾
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為不可
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
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
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
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鬻熊語文王曰

鬻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

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違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莊曰鶴脛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咸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覩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

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眞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夫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巫醫設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醫曰矯氏曰俞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溫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湩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

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夭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鬻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眞人所以不以故滅命

范曰嚋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爲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億而度哉故曰不如其已

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

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貴賤偏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故疑惑也

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

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爲自然昏昏昧昧日
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是爲命也乎
信命者亡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眞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

盧曰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眞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爲何所不爲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夭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則異貌均也而情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昏昧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已無所於逆隨所爲隨所不爲吾無容心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則彭殤定分等○

○之爲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
之爲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
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
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眞則止
一而不妄愨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
所復分何爲乎何不爲乎固將自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寂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覩不易其情貌
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
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
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
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夭貴賤名譽
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

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莫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為自然又莫知其為使然也昏昏昧昧言不可明紛紛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為隨所不為言其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積夫如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照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爲至真矣則無妄㤲矣則

七五

着識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冥去

八

冥就冥哀冥樂冥爲冥不爲至人居若死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爲靜者有

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為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冥然而止若立槁木成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遂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介蔕於胸中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

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徹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褰而觸逵生患者哉

墨音眉𡰪勑夷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單音戰至音咥 盧曰輕動之狀也

嘽齒然咺許爰 盧曰迂緩之狀也

憋妨滅懯音敷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為善也

巧佞　盧曰辯諂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婩各魚斫各齒　婩斫不解悟之貌

盧曰憨駃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

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爲巧

妙也

𤝞交苦忓牙措　盧曰頑戾强愊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𧫒(音寒)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凌誶(音碎)　此皆多辞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辞間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

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爲才能

眠(莫典)娗(徒顯)　盧曰無精采之狀也

諈(止睡)諉(如偽)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娗不開通之貌諈諉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
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為適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
適命所歸也
盧曰變詐巧辯愚拙佞直衆態不同而皆
以爲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
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柰
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適之士養其神含
其眞易其處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
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
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
則命不如力也

政和墨杘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違嘽咺以言性之緩憋懯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佞者詐愚直者誠婩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恭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㥲忤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謇極者吃訥之至凌誶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娗者若不力於行諈諉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

自以為行無戾盡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偶者同乎衆自專者異於衆乘權者則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盡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衆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衆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說曰衆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趣殊

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戾者窮年不相譴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眄紛紛之衆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

佹佹(姑危)成者俏成也(俏音肖 俏似也)

盧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俏者似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

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

故迷生於俏

感其以成敗而不能辨迷之所由也

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

則昧然矣若捐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佹者幾欲之貌俏者肖似之稱佹佹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俏成也初非成也言似成而非也佹佹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俏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遠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俏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己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福動止不違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
隍亦不墜仆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

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
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而不能
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倏起倏滅成敗
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

俏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俏敗而已
俏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
覩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
不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
一無所迕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
彼我無二心莫之爲而常自然而已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
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然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

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底生於肖以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
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爲有間矣有
心者不能致夫道而致道者忘心然有二
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墜仆
蓋掩目塞耳者默其聰明背坂面隍者無
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胸次所以亦
不墜仆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
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

○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夭壽不貳君子俟命○而已則怨夭折者豈知命者哉時在彼而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爲晝夜此知命者也在窮不戚則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中半 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爲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

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僞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茲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爲必得是無天也必以少智爲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眞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逆時可因而不可違
然夭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
惟君子爲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爲晝夜
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爲寒暑
之序在窮不戚未嘗醜窮窮豈嘗獘精神矣

億度以鑿爲智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
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
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

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髣髴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

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

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爲不仁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
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隙也
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
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

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
不能卻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于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

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

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榆而不損謨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

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

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者是得夫所以送廣送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為在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不過此四者趨時趣利追術逐勢我所能也水旱得失成敗遇否我所不可能也所可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天也久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趣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闢土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所趣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閒則逐時而已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

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遇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